



「岳武穆38歲壯烈殉國，我已過了38歲，為抗日死而無怨。」

——綏遠省主席、晉綏軍第35軍軍長傅作義

A12 ■責任編輯：馬聰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8月9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在位於江蘇南京清涼門的一處民居內，住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王楚英，雖然已93歲高齡，但或許是因為曾經參軍打仗的緣故，老人依舊背樑筆挺、精神矍鑠，從他飽經滄桑的臉龐上彷彿一眼就能窺見其舊日的軍人風姿。王楚英是湖北黃梅人，14歲參軍抗日，曾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武漢會戰、湘西會戰及中國遠征軍。1954年，王楚英定居南京，在這座曾被侵華日軍鐵蹄踐踏得滿目瘡痍的城市，一住就是60年。在南京受降儀式上，王楚英擔任警衛組組長，回憶起70年前那一幕光榮時刻，老人爬滿皺紋的臉龐仍為之動容，雙眼泛起閃爍的淚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王楚英表示，油畫左邊站立且戴帽子的警衛就是他。 田雯攝

抗戰老兵王楚英 見證南京受降

「戰爭硝煙早散去，記憶卻終生難忘」



■王楚英拿着受降儀式的歷史照片回憶當年情景。 田雯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當時，王楚英正在昆明美軍參謀指揮學校受訓。「當時教室裡都沸騰了，大家非常激動，很多人都哭了，整個晚上大家都在狂歡慶祝。」次日，王楚英接到軍長廖耀湘的電報，命他馬上回芷江軍部。此後，王楚英以警衛負責人的身份，親身經歷了中國戰區日軍從芷江洽降南京受降的全過程。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正，中國戰區日軍受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原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王楚英在受降儀式上擔任警衛組組長。王楚英稱，當天觀禮的有中國和國際官員、中外記者等共計405人。



■年輕時候的王楚英。 本報南京傳真

日投降代表低頭哭喪着臉

「8時52分，何應欽由禮台後方休息室走進會場，隨其入場的是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空軍第一路司令張廷孟。8時58分，中國戰區日本投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率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副參謀長今井武夫、中國派遣軍艦隊司令官福田三三、7名日本投降代表來到禮堂。」王楚英說：「他們都低着腦袋，哭喪着臉，岡村寧次領頭脫帽肅立，向受降席鞠躬，何應欽欠身示答，手心向下揮了揮手，令岡村寧次等人入座。」

「9時04分，中國軍人在儀式開始前，先將岡村寧次呈繳的那把以表示侵華日軍正式向中國繳械投降的指揮刀收繳。儀式開始後，何應欽命岡村寧次呈遞投降代表證件。接着，何應欽將日本投降書中、日文本各一份，交蕭毅肅持交岡村寧次，岡村寧次用雙手捧接，低頭展閱。小林則在一側代其磨墨。岡村寧次拿起毛筆，蘸墨，恭書『岡村寧次』四字，隨手從上衣右上方口袋內取出小型方章，蓋於名下，然後一動不動地低頭俯視很久，再令小林將降書呈交何應欽，他自己起身肅立向何應欽點頭。小林來到何應欽面前，雙手呈上降書，何應欽接過降書命小林退回。審視後，何應欽一一簽名蓋章，並把其中一份降書交蕭毅肅轉交岡村，岡村恭立敬領。」

「岡村寧次手一直在抖」

王楚英說，他當時站在何應欽身後就看到了他舉起的降書，發現岡村寧次的印章蓋歪了，「當時會場一千多雙眼睛都注意到，岡村寧次的手一直在抖。我想他是緊張，應該還有羞愧。我看到他蓋完章後一驚，面露難色。」

9時15分，何應欽命岡村等退席，何應欽即席發表廣播講話：「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已於9日上午9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8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我們中國將走上和平建設大道，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至此，歷時8年的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宣告勝利。

「儘管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這段記憶卻揮之不去，讓我終生難忘。」王楚英最後感慨道：我見證了那個光榮的勝利時刻，這是我一生的榮幸！

■王楚英在翻閱關於中國戰區受降儀式的報道資料。 田雯攝

親歷芷江洽降談判過程

王楚英不僅見證了中國戰區的受降儀式，還全程參與了芷江洽降的談判過程。

王楚英回憶說，1945年8月19日，時任中國陸軍總參謀長的蕭毅肅率領陸軍總司令部人員由昆明到達芷江。「21日這天，風和日麗，萬里無雲，芷江城到處彩旗招展，紮有巨型『V』字的牌樓矗立於城門口和通衢要道之上。沿機場到城內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萬壽宮的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並排站着武裝憲兵和新6軍士兵，精神抖擻、英姿颯爽。芷江的軍民在晨曦中即聚集街頭，歡慶抗戰勝利，都想親眼看一看日軍投降的場面。」

在王楚英所著《中國戰區受降親歷記》中，他寫道：8月21日11時正，今井武夫的飛機在中美空軍混合團三架野馬式戰鬥機的護送和引導下，飛臨芷江機場上空。20分鐘後，今井武夫的飛機停穩，機門打

開，陸軍總司令部陳參謀上前迎接。今井武夫身穿黃色夏季日本陸軍制服，佩少將領章，立於機門旁，面帶威容，立正向陳參謀詢問：「可否下機？」陳回答：「全部下機。」

「今井默然無語，神態憂傷」

今井一行依次下機，並排肅立在舷梯旁，接受陳參謀查閱名單和證件，並由憲兵檢查隨身行裝。王楚英說：「他們一共8人，有參謀、機長、駕駛員、譯員。」檢查完畢，中外記者紛紛攝影，「今井默然無語，神態憂傷，舉止呆板，任人拍照。記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對日本降使作現場採訪，所以沒有人向他提問。」

當天下午2時30分，今井一行前往萬壽宮晉見蕭毅肅。「蕭毅肅居中坐着，對面長桌預備給今井等人，其他中美軍官和中外記者

百餘人，分坐大廳兩側，而我則在會場四處巡視檢查安全工作。」洽降儀式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交換了無線電聯絡時間和呼號波長表，今井呈交有關圖籍表冊，蕭毅肅宣讀了何應欽致岡村寧次的第一號備忘錄。會見由中方翻譯武少校譯述，中外記者紛紛拍照，還拍了紀錄電影。

8月23日，何應欽會見今井並作了接下去的一些安排，會見後今井飛往南京，空軍上校孫桐崗等人陪同前往，中方派6架戰鬥機護送。26日，何應欽發佈命令，區分16個受降區並制定了受降主官。隨後他便到各個受降區視察。而主受降區設在南京，定於9月9日舉行受降儀式。8月27日，陸軍副總參謀長冷欣奉命前往南京設立前進指揮部，做準備工作，而王楚英作為指揮部成員也隨同前往，開始部署受降儀式的安全相關工作。



■南京軍區軍史館內的受降硅膠像。 本報南京傳真

硅膠像還原日軍簽降場景

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這裡舉行。70年後，這裡已是南京軍區軍史館，門口掛着「侵華日軍（中國戰區）投降簽字儀式舊址」牌匾。

館內，當年新四軍與日寇殊死搏鬥的場景，被塑成巨大的雕塑。而1945年9月9日那天日軍簽降的歷史性場景則用高仿真硅膠人像實地復原了，凝固了70年前中國抗戰勝利最難忘的一刻。硅膠像的背景則是巨型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

日九時·南京》。據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工作人員胡卓然介紹，戰時這裡曾破舊不堪，一度棄用，在倉促清理出十多具屍骨後，以白布臨時圍地，作為受降儀式會場。

王田岑是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舊址的解說員，她說，「我們這個是高分子的硅膠像，它比蠟像容易保存，仿真度還要高，它上面的青筋血管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見，包括頭髮、毛髮，都是一根根種進去之後，再進行修理的。這個復原場景也是根據當時的史實資料，包括參加儀式的人物、衣服、桌子椅子、儀式上的用品等等，都有原物或者照片和視頻資料進行參照的。」

受降檔案月內面世

記者日前從南京出版傳媒集團獲悉，《中國戰區受降檔案》全12冊將於今年8月正式以全彩影印形式出版。這是自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70年來首次系統整理影印出版，全面披露了中國戰區16個受降區、128萬日軍投降的內幕和經過。

「作為抗日戰爭的尾聲，規模宏大的中國戰區對日受降，是中國近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該書執行編輯劉傳吉說，借助檔案，回到中國戰區對日受降的現場，重溫那段中華民族奮鬥求生的光輝歷史，並以嚴正而無可辯駁的事實批駁日本右翼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謬論，極具現實意義。為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依據館藏

檔案整理編纂《中國戰區受降檔案》，以隆重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蔣介石致岡村寧次電報揭受降序幕

本套檔案資料集為彩色影印本，按照受降單位和受降區編排，分為16個單元，主體內容包括：岡村寧次關於日軍投降事宜與中國方面的來往電報，中國戰區總受降報，各地區受降報，接收日偽產業、物資文電與清單，日軍投降兵力武器等統計表，日軍投降兵力分佈圖，日軍投降場景照片。檔案形式有：書刊類、油印或手抄報類、一般文書類、照片類以及地圖、

圖表等特殊形式的檔案，共4,800餘頁，絕大多數都是首次面世。

劉傳吉表示，其中最重要的檔案文件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投降當天，蔣介石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名義發給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的電報，要求其約束日軍，作向中國投降準備。此一電令事實上揭開了中國戰區對日受降的序幕。



■中國戰區簽字受降典禮會場全景。 本報南京傳真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三期年內迎客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南京的一座文化地標。目前，紀念館以「勝利」為主題的三期工程即將完工，將於12月13日正式開館。

紀念館三期建有5個出入口，由被譽為「校園建築設計掌門人」的何鏡堂設計。紀念館一層地面有

一個橢圓形的「勝利廣場」，寓意抗日戰爭勝利圓滿結束。這個廣場，並不是「平」的，它三面草坡的外圍被抬高，抬高的「廣場」下面，就是一層紀念館。市民可從廣場底部，一直沿斜坡，走到「屋頂」。而從空中俯瞰，廣場的道路組成了一個「8」字，象徵「八年抗戰」。

在「勝利廣場」一側，是長154米、高14.1米到23.7米的漸變「勝利之牆」，這是紀念館為數不多有色彩的地方。「勝利之牆」，由不銹鋼板製作而成。這塊弧形的「勝利之牆」目前還沒有裝好，但裝好後，「斑駁血跡」的視覺效果，會震撼到參觀者。